

獨立思考價值的培養：掌握時代脈動，需要追本溯源的閱讀力

文字工作者 | 王乾任

* 引言

社會事怎麼變成今天這個模樣而不是其他模樣，是許多人關心的事情。好比說，亞洲人並不是生來就是黃種人，過往的亞洲人被當成白色人種，但卻在某個階段開始之後，不知不覺變成黃皮膚了。為什麼某些事情的定義被改變了？這段演變的過程，發生了甚麼事情？

探問看似理所當然、本就該是如此之事的真正成因，就是掌握時代變化之趨勢的關鍵能力。擁有這樣的能力者，較不容易被人牽著鼻子走，可以自主思考與判斷，從繁複的世界資訊中歸納出自己的看法來，人生也比較不容易走錯路。

這樣的判斷能力，需要透過多方閱讀與思考來累積，本次打算介紹的書籍，都是有助於破除某個議題上本來該如何之不證自明式的思維模式，但看專家學者如何抽絲剝繭，解開事物的變遷發展背後罕為人知的成因。盼望大家能從這些作品中掌握到獨立思辨能力的價值，應用在自己的工作與生活上！

亞洲人原來是白的，後來才被變成黃種人—《成為黃種人》／八旗文化

生活中的常識，有一些其實是積非成是的結果。例如，亞洲人是黃皮膚的黃種人，就是一種積非成是的錯誤認知。亞洲那麼大，有數十億人口，橫跨數十個國家，怎麼可能以一個膚色一概而論？可是，如果你到街上去，隨機抓人來問，亞洲人是什麼膚色？十個當中應該有九個都會告訴你，是黃色。

即便我們平常會形容某些女生皮膚白皙透亮，農夫或運動員的皮膚黝黑，臺灣的原住民更無一是所謂的黃皮膚，可是，我們都被歸類為黃種人。這件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亞洲人會被視為黃種人？

奇麥可教授在《成為黃種人》一書中，幫我們解開了這個謎團。原來，亞洲人的皮膚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黃色的，早在馬可波羅時代，西方旅遊文獻上記錄的亞洲人，無論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印度人，皮膚大多都是和西方人一樣，是白色的。

一直到林奈的分類學出現之後，加上歐洲發現新大陸，白人中心主義的優越論開始萌生後，以白人為世界領導的種族論開始孳生，世界上的人種才開始以固定的顏色表示。歐洲是白人，非洲是黑人，亞洲是黃人，美洲原住民則是紅人。即便內部狀況充斥矛盾，例如非洲有黝黑也有淺棕色的皮膚人種，亞洲從淺黃到橄欖色的皮膚都有，卻還是被白人主導的分類法主導了人種以膚色分類，且膚色暗示了人種文明的高低。

亞洲的黃，介於歐洲的白和非洲的黑之間，亞洲的黃，代表歐洲人承認亞洲存在文明勝過非洲的黑，卻又不夠像歐洲文明的白。也就是說，歐洲人以膚色深淺建構了一套人種等級論，以白人為最高，黑人為最低，黃人居間，被固定了下來，且被歐洲各領域的學者專家以各種學術概念強化，再隨著歐洲白人征服世界的過程，被普及成為一種「常識」。

然而，這樣的分類學常識卻是建立在錯誤且充滿歧視的基礎上。想想，過去黑人曾因其膚色而承受的苦難？除非我們能夠率先洞悉此一錯謬並拒絕再被貼上黃種人標籤，否則建立於膚色之上的歧視與傷害恐怕仍會繼續橫行。

你知道其實你厭惡女性嗎？－《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聯合文學

你知道嗎？好色男其實是厭女症患者！恐同症常常也是來自厭女情結。男人以性的雙重標準，將女人分為聖女與妓女，再分別以不同方式對待之，箇中深層原因，也是父權體制下的厭女情結。

明明未婚剩男比剩女還多，社會卻追打剩女而忽視剩男，關鍵原因也在於社會普遍存在的厭女症。其他像是女高男低婚容易分手，剩男無法找到對象而殺人（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等等，乃至兒童性侵問題，都是厭女症作祟。

日本皇室更是堂而皇之的厭女，東大社會學系教授上野千鶴子說，日本史上明明有女天皇的存在，日本始祖天照大神更是女性，到了近代卻絕不允許女性成為皇位繼承人，且日本皇族女性承受許多不公平對待，都是厭女症作祟。

到底，厭女症是什麼？為什麼一個社會會存在如此強大的厭女症？厭女症有可能解除嗎？解除厭女症的社會又將是怎樣的風貌？在上野千鶴子的《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從日常生活中常見與難以發現的各種厭女現象入手，逐一剖析出各種厭女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還有導致厭女現象的社會結構（父權霸權），將世人的厭女情結逐一攤在陽光底下，讓人認清楚自己內在的厭女情結。

厭女症，輕則物化女人，重則造成女人生命受損。不僅如此，自以為居高位而不受影響的男人，其實也被厭女症所傷害，扭曲了心靈與社會認知，輕則毀掉自己的戀愛與婚姻幸福，重則毀掉自己的人生。上野千鶴子認為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犯案者，就是典型的厭女症，因為交不到女朋友而對女性產生錯誤認知，討厭女人，進而萌生殺意。

越是父權社會，厭女症越是無所不在，甚至連女人自己都會討厭女人，例如婆媳問題也是一種厭女症的反應，其他像母親和女兒之間也存在著幽微難解的厭女症（母女互相忌妒對方所有的，或怨恨對方所沒有的導致自己的缺乏）。除非能夠有效緩解或排除厭女症（簡單說就是拔除父權違建），否則人類將繼續受厭女症所苦而傷害了自己與他人的人生，搞砸了自己與他人的幸福，還平添社會動亂。

家庭階級與學童成就—《家庭優勢》／群學

學者發現，能擠入頂尖國立大學窄門的學生當中，僅有極少部分來自中下階庭，99%的學生都是中上階級家庭出身，助學貸款的人數也少。反而是中後段班的學生，助學貸款比例高，學生的社經地位普遍偏低。教育已經不再能夠協助脫貧，反而淪為階級複製的工具。有錢人可以動用其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幫助孩子從起跑點就開始，一路贏到最後。

《家庭優勢》一書，正是探索家庭的社會階級對子女教育影響的經典名作。作者安妮特·拉蘿發現，雖然中下階級家庭的父母眼中上階級的父母一樣關心子女教育，卻因為自己可以動用的社會資源的差異，還有自己身處的社會階級與學校老師之間的差異，導致中下階級出身的父母，只能信任學校老師的專業，將教學全權委託老師，且在子女學習進度跟不上時，無力跟學校老師討論並制定有效的客製化學習之建議。

反觀中上階級家庭的父母，因其過往學業成就和現今的工作地位，使其具備可以和學校老師溝通的文化資本，加上身邊擁有的社會資源，可以提供其關於子女教育的專業建議者眾。以至於當孩子跟不上進度時，可以跟老師討論甚至可以直接介入學校老師的教學方式，或替孩子在放學後另外尋覓客製化學習方式來改善孩子的學習效果，使得中上階級的孩子更有能力取得好成績。

拉蘿發現，當具備社會資本者決定動用資本來改善子女的學習狀況時，中上階級的家庭優勢就發生了，這樣一種家庭優勢早在國小一二年級就已經開始，且決定了子女未來的階級複製。

雖然臺灣也同樣是不分階級，父母全都關心子女的學習狀況，然而中下階級父母同樣面對無法平等和學校老師溝通，只能全盤信任老師之專業的狀況。撇開個別老師之良莠不談，家庭和學校無法順暢溝通的情況下，孩子學習狀況落後的問題較難有效被解決，某種程度上這恐怕也是奠定日後臺灣的中上階級孩子能夠進入較好大學的原因，更別說臺灣的中上階級家庭還能給孩子更多補習和家教資源的輔助，更強化了家庭（階級）優勢對於子女階級再製的能耐。

無可迴避的大學倒閉潮—《高教崩壞》／群學

話說當年我也是打算唸博士班，因為想讀博士，日後在學校教書所以才唸研究所。然而上了研究所之後，正巧當年社會學界開始討論未來臺灣的少子女化、高齡化議題，再加上我環視周遭的碩班同儕之後發現，未來的高等教育求職路將會變得十分艱辛而坎坷，於是最後我決定放棄繼續升學，進入職場就業，後來成為 Soho。

十多年後，回頭再看《高教崩壞》一書所揭露的高等教育慘狀，慶幸當初自己的選擇。當年很多碩班的同儕都唸了博士，雖然說大多能僥倖找到一份教職，但是工作負擔卻非常大，還有當年我在學校讀書時還不流行的教學評鑑、升等年限，更別說廣開大學瓜分了教育資源，每個學校都苦哈哈，捉襟見肘的過日子。

而今臺灣的教授也出現很多變形，有約聘型的專案教授（最多三年就得走人），甚至還有只負責教課的兼職教授（收入只有正職教授的三分之一），或只能做研究的博士後。更恐怖的



是，現在還不是高教最慘的時代，因為少子女化浪潮的衝擊還未正式發威。未來將會有三分之一的大學面臨倒閉或合併，五萬多的教授職位可能得大幅縮水，既有教職的人都得重新找工作，更別說剛拿到博士的菜鳥甚至是還在念博士的人。

這一切的亂象，雖說是 1990 年代開始的廣開大學之門奠定了基礎，又因為無視少子女化浪潮的衝擊，以及放任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入侵大學而變得嚴峻，卻也不是無法改變，作者在書中提出不少改善方案（例如：降低師生比，適度的整併大學與科系），然而，我個人仍然對高教的未來感到十分不樂觀，因為體制遊戲規則被太多特權介入而扭曲，早已積重難返，勢必得經歷一場殘酷的大崩壞才能清除所有阻止重生的元素。若要在此之前強行介入修正，也許可以延緩崩壞卻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加難以收拾。

有些事情，必須摧毀之後重新建立規則，反而比較容易有所成果。也許是作者本身是學術中人，對學術社群多了幾分慈悲與不捨，才會苦口婆心提出明知道不可能落實的建言，寄希望於渺茫的高教改革。本書對於了解臺灣教育崩壞的現象與成因甚有幫助，關心教育或打算攻讀博士進入學院的朋友，不妨一讀！

看穿洗腦的手法，保護心愛的人與自己不受騙——《洗腦：X JAPAN 主唱的邪教歷劫重生告白》／方智

Toshl 堪稱日本最厲害的搖滾樂團主唱，是能夠在東京巨蛋召開 5 萬人規模演唱會的頂級藝人，年紀輕輕就登上流行音樂界的頂端，享受富貴榮華。然而，如此成功的青年才俊，卻曾經被邪教組織控制長達 12 年之久，甘心為了組織斷絕與家人朋友的聯絡，放棄自己最喜歡的搖滾樂，將賺來的所有錢和自己創辦的公司全都交給組織，一心一意的替組織奔走賺錢、奉獻犧牲。

沒錯，因為 Toshl 在枕邊人的鼓吹和組織的精密策畫下，一點一滴地被剝除原本的人格，重新設定了大腦思維與認知模式，成了被邪教組織洗腦的受害人。至於那個協助教主洗腦 Toshl 的妻子，早已成了教主的情婦，協助教主和組織一起控制並剝削 Toshl。

《洗腦》一書，就是 Toshl 逃出組織之後，發現自己被洗腦與剝削壓榨的真相後，為了幫助更多人認清邪教組織的洗腦手法而不被騙所撰寫的作品。在書中，Toshl 鉅細靡遺的交了自己如何一步步被拖入組織的深淵，組織如何利用課程打開 Toshl 的心防，使其相信組織和教主的能力，逐漸疏遠自己原本的社會連帶，最後全新歸順組織並斷絕社會上的聯繫，並且自甘為組織賣命賺錢的過程。

事後諸葛來看，很多人常常會嘲笑那些被洗腦或詐騙的受害人，覺得怎麼可能有人那麼蠢被洗腦？實際上，在真實生活中，被程度深淺不一的洗腦者很多，只是多數人不自覺且被迫害程度不像 Toshl 那麼嚴重，不代表多數人都很安全而不會被洗腦。洗腦往往發生在一個人的生命低潮，積極尋求外在慰藉時，若碰到自己非常信得過的人強力推薦的組織團體或老師，就會打開一扇通往被洗腦的大門。如果這個人真的處於十分低潮的狀況，身邊又沒有足夠多的正派朋友可以協助此人度過低潮，被引往邪教組織是極有可能的情形。

Toshl 就是在妻子的引導下，接觸了組織。組織一開始提供的課程的確讓 Toshl 看見自己的內在自卑的問題，遺憾的是，組織並沒有真正導入用來協助 Toshl 變好的方法，而是在破除 Toshl 原有的錯誤認知之後，替換了組織希望 Toshl 接受的認知，就是盡心盡力替組織賣命賺錢。

或許你會覺得，這麼荒唐的事情怎麼可能發生？然而洗腦就是如此，只要洗腦者能夠剝除被洗腦者原先的認知，就能隨意寫入新的認知，且讓被洗腦者當成真理一般來信奉。再者，這些組織原本就等著要吸收迷失的靈魂，也制定了一套吸收會員，剝奪並重建會員認知的課程，只要一被拉進去，很難脫離。

更可怕的是，洗腦 Toshl 的還不是甚麼有組織的大規模邪教，只是發展中的小邪教組織，洗腦方法也還算粗糙，還有更加細膩且不為人知的洗腦手法，有興趣多了解洗腦與邪教組織的朋友，不妨參讀概念密度稍微高一些的《邪教：洗腦背後的真相》（香港和平圖書出版社）。

平常人怎麼變成大壞蛋？－《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立緒文化

相信對不少人來說，會殺人者，肯定都是窮凶惡極的妖魔，性格嚴重偏差扭曲，應該除之而後快的危險分子。然而，真實情況真是如我們一般人的印象嗎？從事「邪惡」之事的人，真的都是妖魔一般的存在嗎？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有一些學者投入關於邪惡的研究，這些學者無法理解，為何執行屠殺 600 萬納粹人的德國士兵，大多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下班之後回到家裡，不少人堪稱是好爸爸、好丈夫。

漢娜·鄂蘭對此提出一個概念「平庸的邪惡」來解釋。漢娜·鄂蘭指出，做出讓我們驚訝的邪惡之事者，大多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所謂的惡人，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之下，基於某些原因，做了平日的我絕對不會做的壞事。如果能夠脫離致使從事惡事的環境，多數人都不會再想做那些事情，甚至對於曾經做過那些惡事的自己感到無法釋懷。

詹姆斯·道斯的《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一書，毋寧是以日本的案例作為補充說明漢娜·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最佳註解。在書中，詹姆斯走訪日本，採訪了許多曾經參與中日戰爭的退役老兵，請其描述當時發生的事情，探問對曾經做過這些事情的自己的感受，從大量的訪談中，詹姆斯發現這些過去曾經殺人如麻的老兵，而今不過是無害老人，上戰場之前也多是普通老百姓，與你我無異。只不過，軍隊自有一套剝奪並改造人格的方法，加上身處於必須絕對服從的環境，不服從就得死，以及大家都在做的狀態下，普通老百姓也一點一滴地被改造成絲毫不會感到愧疚的殺人機器。

也就是說，只要被放入某種環境，一般人也可以被鍛鍊成惡魔，毫不猶豫地執行殘忍的殺人命令。人並沒有自己想像的良善或堅強，我們之所以沒有墮入邪惡，成為惡人，不是我們善良，只是運氣好，不需要待在那種環境裡而已。研究邪惡，認識惡的構成，讓人可以更加謙卑的面對世界上的壞事，並且找到真的可行的防堵之道，而不是成天高喊著殺掉作惡的壞人，卻放任培育惡者孳生的環境不管。



不同道德標準的群體如何共存於社會？－《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商周

這幾年在臺灣，有很多公共議題引發社會熱議，從年輕人領 22K 合不合理、臺灣到底該統一還是獨立，到課綱到底該不該微調，該不該廢死、廢核，再到颱風天到底該不該禁止外送，每個議題都有各自不同意見與立場的擁護者。

上述的公共議題，都沒有一個能夠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答案，就算有人宣稱某個答案是標準答案，也一定有人會反駁或舉出不同意見。很多答案，老實說與其是理性思考之後的結果，不如說是一種價值判斷，根據思考者自己的道德標準所選擇的立場，反而和其他人提出的論據能否說服自己無關。

人們選擇相信的是，這些事情正好符合自己的價值信念。約書亞・格林發現，當今世界諸多道德難題與公共議題之所以無解，是因為同時牽扯到兩組道德標準（這兩組道德標準剛好常常又是彼此互斥而非包容），卻常常被世人誤以為只有一組道德標準的緣故。

第一組道德標準是在同一個道德部落底下，關於我和我群如何和諧共處？第二組道德標準則是在不同的道德部落之間，如何和諧共處？格林在書中建構四大道德部落系統，來代表當前人類社會的四大道德價值信念，這四大信念各自重視的道德信念不同，因此對同一個議題所得出的答案也不一樣。

舉例來說，贊成颱風天可以外送的人，看重的是個人選擇權，代表的是個人絕對優先的價值信念。反對的人則毋寧更看重社會群體的福祉，這種道德部落底下的人認為，有些事情必須由部落代替個人做出選擇，不能讓個人自己選擇。這兩種不同道德標準的部落生活在同一個社會，該如何去妥協折衝出一個每一個道德部落都能接受的作法，是當代社會生活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格林提出了深度實效主義作為解方，並以哲學思想實驗中的電車難題做了大篇幅的解說。格林認為，唯有深度實效主義可以調和不同道德部落的道德標準，找出一個最小公約數，讓大家共同遵守。遺憾的是，理論固然美好，現實生活卻不是按照理論運轉，是以格林的論證雖然頭頭是道，世界的運轉模式卻仍然不會改變。雖說如此，但對於想促進世界和平的人，或者有意了解為何世界上總是有一些人跟自己的立場不一樣的人，格林這種研究各種道德信念的作品很可以一讀。也許我們的能力還不足以改變世界，但至少在我們自己生活的範圍內可以變得更好。

維護世界和平，只能靠帝國嗎？－《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心靈工坊

世界和平，是許多人的願望，雖然實踐起來遙不可及的樣子，多數人平日裡也並不會特別關心，關於世界和平的具體推展方法。不過，人世間難免還是有一些傻蛋，願意在這件事情上盡力，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就是其中之一。延續《世界史的結構》一書，探討人類世界史的主題，

外開了一個專門探討國際秩序專章，寫成了《帝國的結構》一書。

先說柄谷行人的立場，他的世界和平基礎，奠定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上。終極的世界和平，理想上是由各個互相尊重且彼此平等的共和國，共同組成一個和諧且互相幫助的國際秩序。

然而，理想畢竟有別於現實，現實上如何實踐眾共和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柄谷行人根據歷史以及理論探索，提出了「恢復帝國」說。帝國不同於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有一個各方面都凌駕其他國家的國家，以自己國家的核心價值信念壓制其他國家，使其他國家被迫遵守其所制定的秩序，某種程度上來說，很像中國古代所談到的霸權／霸主，歷史上也有不少帝國主義階段的霸主。

帝國則不一樣，帝國的核心雖然擁有凌駕其他國家的力量，卻仍寬容而尊重的接受其他國家的生活方式與價值信念，彼此之間也只要遵守一套鬆散的權利義務關係（例如繳稅／納貢／名義上稱臣），就能安居於帝國之內，受帝國保護。分裂之前的羅馬帝國，李唐或蒙元，特別是蒙元，是柄谷心目中的理想帝國型態。幅員遼闊，包容眾多國家族群宗教，相安無事，一派和諧，帝國之內沒有彼此殺伐。

在《帝國的結構》中，柄谷從人類的交換而非生產行為出發，探討人類組成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之秩序如何發生？再由人類的小單位群體為基礎，擴大探討整個世界層級的人類構成的諸群體秩序維持和諧穩定的可能性？另外，除了帝國，還分析了組成國際秩序的其他模式，還有各自模式的特色，內含的結構，可能面臨的問題和解決之道。

雖然柄谷的世界未必能夠實踐，論點也未必能夠接受，不過此書卻是「世界秩序史如何可能？」的精采佳作，對於比照現存國際秩序找出值得修復調整之處也頗有貢獻，好比說柄谷認為如今的國際秩序立基於「資本—國族—國家」的結構若不改變，世界局勢恐怕難有重大變化，即便問題越來越多。

延伸閱讀

1. 奇邁可著，吳緯疆譯。《成為黃種人》（新北市：八旗文化，2015）ISBN 9789865842499
2. 上野千鶴子著，楊士堤譯。《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臺北：聯合文學，2015）ISBN 9789863231196
3. 安妮特·拉蘿著，李怡慧譯。《家庭優勢》（新北市：群學，2015）ISBN 9789866525919
4. 戴伯芬等著。《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新北市：群學，2015）ISBN 9789866525926
5. Toshi 著，林詠純譯。《洗腦：X JAPAN 主唱的邪教歷劫重生告白》（臺北：方智，2015）ISBN 9789861754055
6. 詹姆士·道斯著，梁永安譯。《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新北市：立緒，2015）ISBN 9789863600473
7. 約書亞·格林著，高忠義譯。《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臺北：商周，2015）ISBN 9789862728215
8. 柄谷行人作，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臺北：心靈工坊，2015）ISBN 9789863570349